

垃圾尋寶

撿垃圾開始贏得前所未有的好名聲

08-27

在垃圾堆裡尋寶的教授

想要在今年安然度過經濟危機的祕訣，可能就藏在垃圾收集箱裡喔！問問「德州基督大學」教授杰夫·法瑞爾就曉得了，因為他白天有部份時間都埋首於垃圾堆中。

這位五十四歲、極其特別的拾荒者（譯註：extraordinaire 雖然是形容詞，但它是後置定語，用法是放在所修飾的名詞之後）用德州華茲堡市其他鄉親丟掉的廢棄物來佈置自己的家。隨著經濟持續走下坡，法瑞爾每天在別人垃圾中探頭探腦所獲得的戰利品，對他而言不但提供了經濟上的額外補貼，同時也可作為對美國消費主義、消費和回收的一種文化批判。

「一無所缺與一無所有之間，存在著巨大的鴻溝，」而垃圾收集箱「即是這鴻溝的有形證據」法瑞爾表示，他試圖「藉由垃圾尋寶，來填補這鴻溝。」

在垃圾的領域中，法瑞爾儼然是介於消費者和垃圾掩埋場之間的仲裁者，執掌著垃圾是否命該扔進掩埋場的生殺大權。「這就是晚期資本主義，而非像資本主義早期時，當時只有鞋子已經穿得破舊不堪後，才會再買新的來穿，」他如此表示，「可是到現在，人們改買新的，原因只是因為流行風潮改變了，一切都是因為行銷宣傳所導致，而非出於實際的需求。」

消費支出緊縮

不過，由於目前局勢迫使消費者不得不緊縮開支預算（譯註：necessity 指必要性，意指經濟衰退導致人們不得不採取緊縮荷包等做法的必要性），並重新省思花錢的方式，也連帶使資源重新運用的相關活動添新意。不過，為什麼要訴諸於垃圾尋寶呢？

「這並不只是尋找東西而已，」法瑞爾說，「因為你找東西的原因是為了能少買一些東西，這成了一種自給自足的體系，和揮霍浪費正好相反。」

最近某天下午時分，他的咖啡桌上擺著兩天來撿垃圾的戰利品，其中包括了一套西裝、一瓶原封不動的香檳、金屬鍋、雙筒望遠鏡、萊茵石耳環、閱讀燈和一整袋「香蕉共和國」品牌的男用短內褲。

法瑞爾表示，今年他遇到更多中產階級居民，在垃圾堆中翻找可以搭建遮風避雨處的木材，或是找尋校服好給孩子穿。

有愈來愈多的人選擇你丟我撿，重新找回廢棄物的價值，無論他們的動機是迫於經濟因素、基於道德上的理由，抑或是認為自己有義務捍衛環保。

08-28

埋藏的寶物

法瑞爾本身是文化犯罪權威，畢業於「南衛理大學」，之後在英美各地教書。他已經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，遊走大街小巷社會底層撿垃圾尋寶，以作為研究。

他和妻子發現，靠著她當雜貨店收銀員每週兩百七十美元的薪水，以及他全天拾荒所得，居然足以維生。

法瑞爾的戰利品——隨便指著他家裡任何一件物品，很可能就是他從當地垃圾收集箱撿起來，然後用腳踏車載回家的——像是經典的藍綠色浴缸，乃至於他腳上的棕色工作靴等等，每年替夫妻倆省下好幾百美元之譜，他妻子凱倫·蘭－法瑞爾如此表示。

垃圾尋寶就和其他次文化一樣，也有自己特有的規則和禮節必須遵守。例如，不能侵入別人的地盤，如果別人比你更需要某樣東西，就應該讓給對方。法瑞爾表示，拾荒者尋寶過後，應當把原地清理得比

之前更乾淨才對。他在垃圾中尋獲之物，有九成左右都會捐給慈善機構。

遊走法律邊緣？

垃圾尋寶者其實也遊走在法律邊緣，存在於公共開放與私人所有權之間的模糊地帶。

「華茲堡警察局」指出，垃圾尋寶的行為本身並沒有違法，問題出在挖寶的地方。「你可以縱身到任何垃圾收集箱裡尋寶都沒關係，但前提是必須先取得垃圾箱所在地地主的同意，」警局發言人副中隊長保羅·韓德森表示。

該警局通常把聯繫的責任留給該地地主或企業經理人來處理。未經同意就在某地拾荒的初犯者，會接獲非法入侵的警告，下次再犯的話，觸犯者就會冒著可能遭逮捕的風險。

「7-11」便利商店女發言人瑪格列特·查布里斯表示，過期產品如果沒有捐給當地食物銀行的話，就必須丟棄，而便利店的員工往往都曉得有人在垃圾堆裡撿東西。該便利連鎖店在全美各地共有超過五千七百家分店，對於垃圾尋寶的態度是允許各家分店自行處理這個問題。查布里斯指出，到目前為止，還沒有發生過任何相關問題。

「連教授也會到垃圾堆裡尋寶，可以讓人們了解到，這件事其實和身分地位無關，任何人都可以去，」法瑞爾表示，「我們做的是哪種工作，收入有多少，其實都不能決定我們所擁有的價值的多寡。」

08-29

化腐朽為神奇的藝術家

艾蒂·蘭帕索納把身子探出休旅車外，在垃圾堆裡用手翻找可以節約資源的新發現。

這位自稱是「都會考古學家」的藝術家，最近開始「駕車垃圾尋寶」（譯註：drive-by 指坐在行進的車子裡做出某種行為，例如駕車開槍殺人，即為 drive-by murder）。她突然大聲尖叫，原來是有了重大發現——她找到一些緞子布料，正好可以作為她在「波卡瑞頓藝術博物館」所教授課程的方案中派上用場。當天從垃圾堆裡找到的其他寶物還包括了：生鏽的螺絲釘、有裂縫的網球，甚至還在佛羅里達州鐵軌附近找到了汽車零件。

垃圾尋寶者之所以會如此大費周章地在垃圾堆中東挑西撿，往往是出於實際和意識形態上的動機，至於像蘭帕索納這類的人，則是為了藝術而潛身於垃圾堆中。垃圾挖寶者的地下次文化可能很不容易量化，因為這種活動大多是獨自進行，而且往往會隱姓埋名。不過，有件事倒是再明顯不過了：那就是垃圾尋寶者如今還得到一項超乎他們預期的東西——那就是同業競爭。

「我非得搶先他們一步不可，」蘭帕索納說道，「因為這的確就是場比賽。」

在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會計年度期間，佛羅里達州棕櫚灘郡居民共製造了一點二噸的廢物和垃圾（譯註：garbage 和 trash 意思和用法大致相同），垃圾的量比前一年度略微下滑，而在此同時，又適逢全球經濟不景氣，導致有更多人紛紛改到垃圾堆裡撿東西。

除了經濟衰退之外，還有其他因素迫使人們在垃圾堆裡跋涉：包括了追求「綠色環保」的流行，以及「免費素食主義」運動的興起（譯註：此運動除了同樣號召從垃圾中淘寶資源回收再利用之外，也推崇從超市或餐館外的垃圾箱中找尋可以吃的素食），後者反對消費主義，並視垃圾尋寶為致力於減少廢棄物的道德訴求之一。

不過，也有人之所以從事垃圾尋寶，是出於更實際的理由。迪迪·麥肯席出身貧困家庭，是家中十一名子女中的長女，現年五十七歲的她，生活只能算勉強過得去。她最近在垃圾堆裡找到的東西，包括了一個全新的咖啡壺、數位相機，以及尺碼六號半的一雙新鞋。

「我向來都沒有錢可以去買東西花用…現在又出現經濟衰退，我的額外經濟來源更少，或甚至斷絕了」她說道，「垃圾尋寶是我量入為出的方式。」